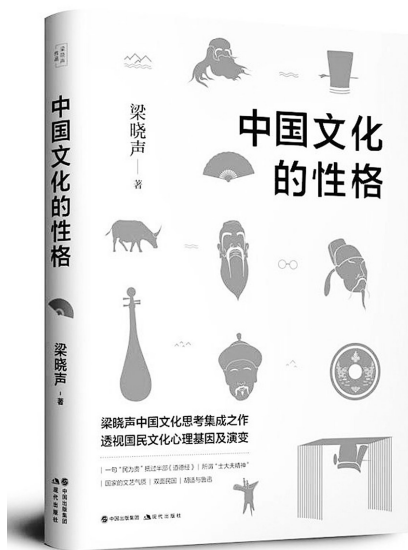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性格即人的性格

□ 陈华文



《中国文化的性格》
梁晓声 著
现代出版社
2018年8月出版

人是历史的人，也是现实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，无论你认同不认同、喜欢不喜欢，所有人的精神中都印上了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文化胎记，想抹也抹不掉。近年来，阐释中国文化精神、特征、本质等诸多问题的著作层出不穷，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专家，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。中国文化就如同巨大的万花筒精彩纷呈、绚丽多姿。著名小说家梁晓声这些年似乎有点“不务正业”，一头扎进中国文化研究的厚土里，探讨中国文化的种种现象和问题，《中国文化的性格》作为他最新出版的文化求索随笔集，读来令人深思。

梁晓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，在“知青文学”领域努力创作，发表出版了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《雪城》等，整整影响了一代人。20世纪90年代之后，他逐步从小说家向学者的身份转变，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《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态》就是其中的代表，而《中国文化的性格》这本书，则是他近年来针对中国文化的再思考。

《中国文化的性格》一书分为“中国历史的文化特质”“文以载道”“文学即人学”“文明意味着什么”四个部分，每个部分有若干单篇文章组成。全书涵括了中国历史、文学、文艺等方面的内容，既有以时间为线索的宏观历史考察，也有对文艺作品的微观解剖，力图从中整理一条关于中国文化、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主线。梁晓声站在当下社会现实的立场，对照世界不同文化的特质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探索，其角度新颖、行文辛辣、富有哲学思辨的意味。阅读本书，可以看出年近七旬的梁晓声，并没有以“人师”自居，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心存敬畏。

本书书名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性格，显然有着多义的解读。书中，梁晓声并没有对中国文化性格进行全景式的“画像”，这恰恰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。笔者认为，有怎样的族群，就有怎样的文化。同理，族群的性格，也决定文化的性格。毕竟，文化依附于人，人创造着文化。文化的性格，就如同人一样，也并非一成不变，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放开历史的视野，我们不难发现，长期以来中国人崇尚仁义礼智信，这种价值追求在某种程度上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性格。

可是进入现代以来，中国打开了国门，

中西方文化交融交流，中国文化的性格也在发生改变。笔者认为，在历史上能流传下来的文化，多数是符合人性的，反之，则被人们抛弃。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，我们要坚守与弘扬，对于外来的优秀文化，我们要包容和吸纳。故步自封或者全部否定本民族的文化，都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。这似乎是一个常识，可是在文化界和知识界，却不以为然。有人认为传统就是传统的，不需要吸收外来文化。假如真这样的话，那眼界显然狭隘，开放、互动和交融，已经成为中外文化不可阻挡的潮流。

文化是人类劳动和思想的产物，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优秀文化，优秀的文化也未必就能永远流传，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。本书开篇《文化的好与坏》一文中，梁晓声通过中国历史故事与典故，对此进行分析。在他看来，古今中外的文化，都打上了阶层的烙印，而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，就是阶层文化的越来越弱。笔者的理解是：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，经济基础不同的人们，在文化方面越来越难以分出趣味之高低。所谓“上等人士”未必就是文化优上者，“下里巴人”未必不是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者。当前，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不分好坏，对此梁晓声表示质疑：如果文化不分好坏，人也就没有好坏之别了。

如何步入中国传统文化厅堂，有多种方法，其中教育就是捷径。当前，很多家长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意愿迫切，为了孩子早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把三四岁的孩子送到各种培训班进行学习，对此笔者无可非议。然而，很多培训机构把背诵和表演当成重点，学习传统文化成为走秀，成为商人盈利的幌子。梁晓声在《中国之蒙学现象》一文中写道，蒙学，就是家学，父母就是孩子的启蒙之师。中国历史上，很多名人自小就接受蒙学教育。当然，古代的文盲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，能接受蒙学教育的人其实并不多。另外，接受蒙学教育的人家，多数家境也算殷实。现在的教育环境与古代相比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传统文化的学习需要书香氛围，需要家庭里的熏陶。笔者认为：家庭有良好的教风、学校有扎实的学风，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。

梁晓声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代表性人物，不仅勤奋写作，还是博览群书的楷模。在《我与文学》一文中，他对于阅读经历、阅读偏好、阅读感悟等进行“陈述”。阅读是写作的基础，尤其是对于作家而言，阅读贯穿于人生的各个阶段。作家不仅要读得多，还要读得杂。他在书中坦言：既然没有系统读过书，那就一直“杂”下去吧。其实很多作家和梁晓声类似，文史哲艺、自然科学之类的书也不排斥，巴金、孙犁、汪曾祺、贾平凹、张炜等人莫不如此。关于读书这个问题，有人抛出“不必读书目”之类的话题，这一方面表明有些书的水分很多，或者可以说是文化的垃圾；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也蛊惑人，容易让人剑走偏锋。多读书、读杂书，前提当然是读好书。读好书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最“笨”、也最有效的方法。

《中国文化的性格》彰显着梁晓声深沉的人文情怀，对于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与文学，他从未割裂开来。某种程度上而言，这本书也是他读闲书、读杂书留下的思想痕迹。无论是文化的面相也好、文化的性格也罢，其实归结到最后，都指向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这一宏大主题，这也并非梁晓声一人能提供清晰的“路线图”，需要所有人沿着大方向“朝前走”。唯有如此，中国文化才会生生不息、生机勃勃。

活着是一种姿态

□ 璩静斋



《琐忆》
史礼心 著
中国盲文出版社
2018年6月出版

人到中年，隐隐有难言的恍惚不安，细思量，这不安多半缘于乌飞兔走——时光的无情飞逝，花开花谢，人来人去，一转眼，便会青丝变白头，依旧似道旁苦李，庸碌无为。满目俨然锦绣繁华，却偏没来由地时感苍凉，人言瓦釜雷鸣时期，非常态的诸多现象其实司空见惯，越是细究越令人平添怅惘。但凡一切的一切，经如流的岁月冲刷，尚有很多难以忘怀的，姑且留存于记忆河谷，任其逐渐沉淀为一种叫怀旧的情愫。

如今怀揣这样的情愫细读史礼心先生

的叙事散文集《琐忆》——尤其是读他写自己故乡（粤东滨海小镇）往昔非常时期的一些人物掌故，有一种无以言说的代入感。其间写的种种人物事件，种种世态人情，尽管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，浸润浓郁的地域色彩，但无一例外都在鲜活地“图解”一个词：活着。作为被世俗烟火熏染的普通人，不管活着有没有意义，反正都是在以各种方式活着，活着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。

同样在滨海小镇上，有的人活得憋屈，而有的人却活得自在，甚至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，譬如文也母和铁匠甲由。

文也母想看春节热闹的庆典活动，但要喂孩子奶，还碰上内急——这两样属于“羞”于见人的事，要避人耳目才好。可是文也母没有那么多顾忌，她将马桶搁到门口，放下竹帘，坐在马桶上一边给孩子喂奶，一边看庆典游行，泰然自若，在同一时间统筹安排了三件事情，确实冒险（不简单）。（《“浪险”》）

铁匠甲由每每为自己的名字自豪，他的名字正扳过来也好，倒扳过来也罢，都还是“甲由”。甲由逍遥自在，不在乎什么领导更换，什么派系争斗，反正他这个甲由，横竖都是这么不改心性的人。身处底层，他自有他的知足与幽默，显现一种平淡、无伪的生活态度。（《甲由》）

一个没有文化的木工，木工活儿做得很出色，待人热情，乐于助人，可他落在那个荒诞时代，被阴错阳差地推举为“工宣队长”，必定要出洋相：他给中学师生做报告，将“精神原子弹”说成“原子精神弹”，当旁人正误，他怒火中烧，说知识分子真矫情。他听不懂普通话，叱责用普通话发言的学生，“中国人不说普通话”，引起台下一片哗然。无疑，这个原本淳朴、乐观的木工在遭遇尴尬的情境下，恼羞成怒，有些悲哀地失了自信与从容。（《工宣队长》）

人，本是独立的自由个体，面对势不可当的政治狂飙的猛烈来袭，为防被吹倒刮掉，很多人不得不匍匐在地，求得存活。物质生活的贫困，精神世界的压抑，生活俨如一滩烂软的幽暗泥潭，人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，凄苦悲酸。然而，这泥潭再怎么烂软幽暗，也还能觅见有柔和闪亮的零星光影，能给人丝丝暖意。

貌美的阿兰虽已被家人许配婆家，但她抗婚，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一位“老地主”，娘家和婆家联合起来，要惩戒这对“奸夫淫妇”，小街道工厂的一帮伙计仗义，将阿兰和老地主藏匿起来，使他们免遭围堵毒打。（《阿兰》）

在妄诞的年代，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助人行为，昭示人性中善良的一面，就是今天看来，依然让人心生感动。

都说人生是一场旅程，沿途会有或暗或明的风景，一片风景便是一种心情。当史先生通过升学考试走出那个偏僻的粤东小镇，走进楼宇林立的京师大学校园，眼前所见的是带有儒雅气的学院风景，那风景里映照的一些人事，留存记忆中的底色是一种暖色调，全然不同于以前故乡那种令人窒息的沉暗，他笔下展露的更多是温馨的同学情、师生情。那个时期，活着，呈现的姿态是活泼律动的。